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選編

方言調查研究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董作賓等撰

方言調查研究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目次

爲方言進一解	董作賓.....	1
方言標音	林玉堂.....	15
方言調查會方音字母草案		16
方言標音實例		38
北京音	發音者林玉堂.....	39
蘇州音	顧頡剛.....	41
紹興音	周作人.....	44
績溪音	胡適之.....	47
南陽音	董作賓.....	49
黃岡音	萬漢誠.....	51
湘潭音	湯琪真.....	54
昆明音	孫少仙.....	56
廣州音	容庚.....	57
潮州音	劉聲鐸.....	60
廈門音	林玉堂.....	63
成都音	毛坤.....	66
福州音	梁遇春.....	69
蕉嶺音	溫晉韓.....	71
如皋音	魏建功.....	74
方音字母表		85
方言研究會簡章及二次常會紀事		87
研究嬰孩發音的提議	董作賓.....	91
反切的秘密語	容肇祖.....	103
拗語的地方性	魏建功.....	107
北京城裏方言化的地名	董作賓.....	121
廣西語言概論	劉策奇.....	133

徵求關於方言的文章
對於徵求方言一點意見
方言研究之一零
現行中國之異族語及
中國方言之分類
關於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

林卜堂 141
易秋聲 145
傅振倫 151

毛坤譯 155
林語堂 173

爲方言進一解

董作賓

- 一 方言二字略釋
- 二 方言誤解之由來
- 三 今所謂方言的界說
- 四 方言調查會的職責

我是蓄志研究方言的一人，當方言調查會開成立會的時候，我不幸因事南旋，不得躬逢盛典，暢聆宏論。對於會的命名，原擬「方音」「方言」並列，經過這次大會審議的結果，刪掉了「方音」二字，定爲今名。前者接到會員毛坤先生的信，他提議把「方言」改爲「方音」——原信披露於後——本來我也是偏於主張「方音」的人，我以爲「方音」的確可以支配方言。因方音的不同，足以使一個地方的語音避難就易而製成特別的方言。不過爲個人

有特別研究的興趣，儘可以偏重在方音一面；爲大規模的調查和研究，決不能不用方言的名義。周作人先生提議刪掉「方音」二字時，他曾聲明正所以側重方音。況且聲音難以離開語言而獨立；方音不能包括方言而方言却能包括方音。現在我把關於方言的解釋，參照方言調查會紀事同宣言，附以已見，演述在下面或者可以免除今後的誤會。

方，廣韻，「四方也」。詩大雅「豳觀四方」。易觀卦，「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疏「省視萬方」。這些方字都指地方來說，正合現今的用法。

言，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這看，普通的說話，都可以叫做言。但又由此引申出兩種義意來：（甲）一句話叫做一言。左傳定四年，「趙簡子曰：夫

子語我九言」。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乙)一個字叫做一言。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曰海大魚」。漢書東方朔傳，「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詩有「五言」「七言」。就這看來，一個言字可以把語句，詞字包括無遺了。

合攏來說：方言，就是一個地方的普通說話，用文字和音標寫出來，能表現出這地方的語句詞字和別地方有不同樣的色彩。方言的本義，明明能包涵着聲音，語句和詞字；決不能僅指詞彙而言的。即此可見。

方言二字合用爲一個名詞，這大概創自揚雄。我們看劉歆與揚雄的信所稱：「代語」「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不會有「方言」字樣。揚雄答書也只說：「輶軒之使所奏言」「異語」「絕遐異域之語」，並未提到「方言」。及至他的書成功之後，在書名裏才露出「方言」的面目。

我們乍見了他十二個字的標題，就可以窺測到這位先生好奇的心理。方言二字的義意，在揚雄手裡雖不曾縮小了範圍，但是經他這樣一用，已經使牠的觀念不明。因為在世書中所謂方言的也實在包涵着語句詞字，像『車枸婁』，『聳屈』；『不樹』；『亭公』；『李父』；『李耳』；『讎稿』；『戴南』；都可以說是語句和詞，尤其多的是單字像『黨』，『曉』，『哲』之類，大概占全部十之八九。不過此書一出，方言二字的内容，就受了下列的影響：不用說，沒有特製的『音標』來標音，只借那變幻無常的文字作音符，已經使聲音的表現隱晦。因為未曾注意『語法』的研究，言字的成分，無形中消滅了語句的元素。並且以單字過多之故，就不免引起後人把『方言』認作『詞彙』的誤會。

後來經過了，杭世駿，程際盛，徐乃昌，幾位先生的續補，把好多經史傳注，小學字書……中的詞字，摘出來添上。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也只摭拾了些詞字，替牠考求語原的所在。

這樣一來，越教人確定了『方言』即是『詞彙』的觀念，把廣義的方言，弄成狹義的方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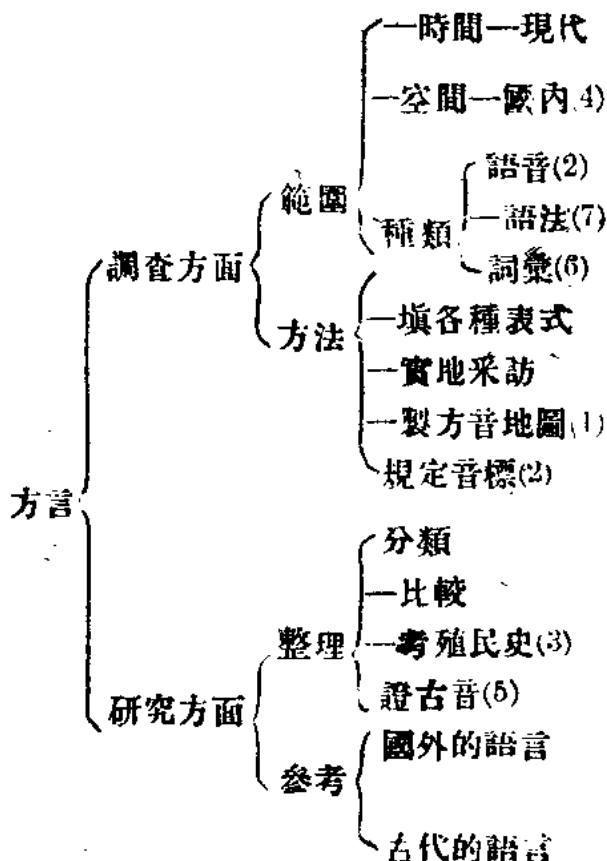
三

在科學裡面，凡是一個名詞，都要替牠下一個界說（Definition），也叫作定義；就是說明一個名詞的界限和意義。方言調查會所謂『方言』的界說，大概可以說：

方言，是一國內各地方不同的語言；牠的聲音可以用音標表現出來，牠的意義，一部分可以借漢字表現出來。

四

方言調查會的職責，在調查與研究，而調查研究方言的範圍則應採廣義的而不取狹義的。開成立會時，沈兼士先生曾經報告過：『調查的範圍包含（1）音韻，（2）語法，（3）詞彙』。林玉堂先生又提出『分發傳單』，『製備地圖』，『實地調查』的方法。現在參以宣言書中各項，綜合起來，列表如下：



說明：註有 (1)(2)(3)……的對照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中(1)(2)(3)……各項，可以參看原文。——北大日刊（三月十七日）

）和本週刊四十七號都有——詞字的一項，除了複詞以外，像有音無字的單詞，俗字，——像𪗇 Paw 𪗇 naw 等——形義俱同而音獨異的字，——像人字有Zhen, Zheng, jen, gnieng 等音——形音皆異而義同的字，——像爸 Pa, 父 Fw, 伯 Pai, 爹 tie, 爺 ie, 等字——都應當特別注意牠。表式可以參用容肇祖先生的分類選詞法——見本刊三十四號——並另製聲母韻母表以考查各地讀音的異同。參攷方面，如安南，緬甸，暹羅，朝鮮，臺灣，日本，的語言，和中國古代的典籍，都可以旁証或深求方言的語根。

『方言』二字的意義本來不應該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凡世界語言有歷史互相關係的成爲一系，名爲『語言系』(Family of languages)。一語言系中分爲種種不同的『語言』(languages,) 同一語言中又分爲種種不同的『方言』(dia-

lects)。『方言』二字之足以包括方音，也猶如『語言』二字之足以包括『語音』，本是不用說的。今日不幸『方言』二字因為有楊雄以下的一些稱為『方言』的書，使大家對於這個名目存一種的成見。我們要聲明我們現在所談的『方言』是指該詞在語言學上的意義，不是沿用揚雄書中所指的『方言』。實際上我們本會的調查目的主意所在與自揚雄以至章太炎吸今日一班所謂『方言考』的文章，專門注意調查某字與古某字有何關係的，根本不同。詞彙的調查止是方言調查的一小小部分。

林玉堂附記

兼士玄同玉堂三位先生：

對於『方言』二字，雖然算是暫時定了，我覺得還有一點意見，再說一說。作事本來注重在實行，不在表面的名稱上；但若覺得很有關係的時候，也不妨斟酌一下。我以為『方音』二字比『方言』二字較好，何以說呢？

第一，由含義上說：主張用『方言』二字的以為『方言』二字含義廣，『方音』二字含義狹，

我以為不一定，而各地語言之所以不同全在于音。就「單字」方面看，福州人呼「食飯」二字之音爲「ム・ㄣ・ㄣ」，廣東爲「尸・ㄣ・ㄣ」，四川有說「ㄎ・ㄣ・ㄣ」的，有說「ㄋ・ㄣ・ㄣ」的，種類雖多，實則不過「食飯」二字面已。這並非所欲言之異，乃發出之音之不同。又如福州人讀市「場」之「場」字爲「カ・ㄣ」，校「長」之「長」爲「カ・ㄣ」，湖北人讀「數」學之「數」字爲「ム・ㄣ」，道「路」之「路」爲「カ・ㄣ」，嘉魚人讀「相當」爲「ム・ㄣ・カ・ㄣ」，榮縣人讀「黨長」爲「カ・ㄣ・ㄣ・ㄣ」。若就「言」言，則不過如此如此罷了。若就「音」言，則「場」「長」爲「聲變」，（端 = 知，徹古無舌上舌頭之分）「數」「路」「相當」「黨長」爲「韻變」，（ㄣ = ㄣ，太炎所謂魚侯旁轉，ㄣ = ㄣ，ㄣ = ㄣ，陽東，陽寒旁轉也）有一定之理，未嘗或易。我嘗以「食茶」爲「ム・ㄣ・ㄣ・ㄣ」「塵土」爲「ㄎ・ㄣ・ㄣ・ㄣ」「張湯」爲「ㄣ・ㄣ・ㄣ・ㄣ」爲「ㄣ・ㄣ・ㄣ・ㄣ」以分問上云各地之人、無不稱是，故我以為從「言」字着想是籠統的只能得「如是如是」的觀念，從「音」字着想可以得「何以如

是」的觀念及方法：較爲好些。就「詞類」方面看，覺得非用「言」字不可，其實能將一地的話聲如何變，韻如何變，及何以如是變，弄清楚，則不可解者固已少矣。比如福建龍岩縣稱「婦人」爲「ㄉㄨㄛㄩㄣˊ」，婦人叫老宰真奇怪極了，這種「方」也就「方」得可以了，但仔細一考查，此地于國音之所謂「ㄉㄨ」多讀若「ㄉㄨ」，「ㄩ」多讀若「ㄩ」。「老宰」實卽女子二字，這並不是有意穿鑿，從許多字比較起來實在是如是，這也不過証明甚麼「詞類」都要從「音」上着想，才有生氣，不然都成刻板了。就「音調」方面看，覺得于「音」字更爲適用，如北京說「一個人也沒有」，何嘗是方言，然而論其調，却有方音，「一」字一定要重讀如依，「沒」字要次重讀，讀出來，北京人就很容易懂了（我向來注方音之時，每字定了平上去入之後，還加上第一平，第二平，三平四平，一上二上…去…入…等等名詞，因爲有些地方平上去入不夠，于一句的輕讀重讀也標了出來，如記北京的「一個人也沒有」，我就寫作「一'個人也沒'有」，在重音之後的「個」字與「一」字

的距離一定很長，次重「沒」字之後的「有」字與「沒」字距離次長，這麼一來，隔了很多天，再把牠讀出來，到也無大錯誤。我何以用「點」呢，因我見外國文有 Accent，如 *Interjection*，及 *Extraterrestriality* 等等字，打出重音來也就容易讀，容易懂；我們中國字，真巧妙，一字才一音，所以我用了這個（但這些都要從「音」字上着想才行。就文法方面看，玉堂先生說：方言是包了文法的，我以為「音」字不但要包文法，而且有解決文法的機會。如四川人間有「多少」，叫做「好多」，因問話後一字須得把聲音提高，使人注意，而少字在我們四川人讀來，不過「僅僅的」一個上聲就完事，要在這「僅僅的」上聲「尸·么」加一個陰平的尾聲「么」字來擡高聲調，非特困難，上聲後要加一陰平尾聲，至少要把上聲改為去聲，再加才行）不如把陰平的多字，換了下來，那就輕而易曉了。在北京却不然，凡所謂陽平的字，大都變為去聲而尾以同韻之陰平尾，如少字已讀為 尸么——么（陰平）了，故不煩換字，少字也就宜于問話的收聲了。畢這

個例，不管他對不對，我們若肯從「音」方面仔細推究，于文法上恐很有關係。並且玉堂先生也說，我們所謂方言，實際上注重音就是了，名義無須深議，我想既重「音」的方面，何莫若叫做「方音」還名符其實一點哩。

第二由調查上說：玉堂先生當日曾提出調查方法謂各地能將其語言所行地域之遠近畫一圖表最好。我仔細一想，若用「方言的名義」，連這圖也無從畫起，以我們四川而論，如「叻子」（甚麼）「挑身」（故意）「怎個」（怎麼）「藏個」（怎麼），不能不說牠是方言，但有通行全省的，有通行數縣的，有僅通行一村一鎮的，不但無從畫圖表來表示，即使畫了，也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而我們四川自有其天然的分域如沱江上遊，國音之所謂去聲入聲多讀若陽平，沱江下遊，國音之所謂入聲（修正過的國音字典）多讀爲去聲，（我自己就是這一區的言）沱江沿岸州縣，于國音之所謂入聲，全都讀得出來，（外乎此者，不能讀入聲）其他川東川北，皆有自然的分域，釐不亂，所以我覺得這全是方音之異，而且我們總說人是「

土音」從來不說是土言的。

第三，由改革上說：揚子雲，章太炎諸前輩，可謂方言大家了，但看了他們的書，也不過得過莫名其妙。現在很多人總覺要研究方言非改變方針不行了，但是仍舊用了「方言」二字，使一般遺老與楊章諸人之方法同的，得混迹其先，又使一般年少能記得數個 term 者，得追隨其後，我很爲此懼，使大家真有研究的誠意 革命的精神，直接了當叫做方音，表現了不少的精神，免除了許多的誤會，「言」字也給我們麻煩也不少了！先生以爲何如？敬祝先生們健康。

毛坤上。

十 三 年 四 月